



# 夏商周始祖出生神话的再考察\*

王 青

**摘 要:** 纬书中的大禹感生神话有吞薏苡而孕、流星贯昴而孕等神异情节,其出生则有画背而生、剖胁而生、胸坼而生和屠豕而生等说法,实际上都是剖腹产的神异化,流行于奉颛顼为祖先的部落族群中。感天而生的情节在政治神话中反复应用,而剖胁而生这一情节则被宗教神话所沿用。商族的卵生神话有两种形态,一是在高台上吞燕卵而孕,二是行浴时吞卵而孕。流行卵生神话的东方其他民族并无《子羔》篇中所记的背生情节,应该是夏族神话阑入所致。《子羔》篇中姜嫄所荐之“芙”当为紫芙,即紫草。在宋朝医书中,紫芙具有保胎功效,疑在先秦观念中有宜子之效。三代族源神话均言其祖先在“观”“游”后受孕,因此,感生情节不见得是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反映,而是对仲春时节自由混乱的性爱习俗的文饰。

**关键词:** 《子羔》;始祖出生神话;纬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2)03-0044-08

中国的氏族起源神话通常以始祖的出生与成长为核心情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整理者将其命名为《子羔》,其中的一段记载了夏商周三族始祖的出生神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未见于传世文献的新情节。简文的排列顺序、释读均有争议,这里采用的是陈剑重新编连后的释文,内容如下:

子羔问于孔子曰: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贱而不足称也与? 毆(抑)亦成天子也与? 孔子曰:善,尔问之也。久矣其莫□,[禹之母……之女]也,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媯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欽!”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郃氏之女也,游于串? 咎之内,冬见芙,攷而荐之,乃见人武,履以祈,禱

曰:帝之武,尚使□是后稷之母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sup>[1]</sup>

此篇简文公布之后,学术界对此文的释读以及相关神话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果。本文拟在时贤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梳理材料,并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个人的看法。

## 一、画背而生——剖腹产的神异化

关于夏族初祖大禹的受孕出生,在汉朝以后的文献中有如下一些神异化的情节:

第一是吞薏苡、得玄圭而生。王充《论衡·奇怪》篇说:“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sup>[2]156</sup>同书《诘术》云:

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慧(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

收稿日期:2021-1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献和图像中的西域神话与意象研究”(19BZW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青,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主要从事先秦唐文学与文化研究。

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sup>[2]1033</sup>

王充的这种说法来源于纬书。《御览》“皇亲部一”、《续博物志》引《礼含文嘉》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姁氏。”夏族乃姁姓，上古的姓很多都加女旁，表明是同一位母亲所出，因此，夏族的族姓实际上是“以”。在《论衡·恢国》篇更有增饰，说是在生大禹之前，尚有得到玄圭的祥瑞：“禹母吞薏苡，将生（王），得玄圭。”<sup>[2]829</sup>黄晖在注中指出，据《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史记·夏本纪》说：“帝锡禹玄圭，告成功于天下。”伪《孔传》《史记正义》都说玄圭为帝尧赐之。可见在早期文献中，大禹所得之“玄圭”，是治水成功后帝尧所赐。但在纬书中，转变成天授玄圭，玄圭成为天意标志。《尚书旋玑铃》曰：“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圭，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郑玄注曰：“禹功既成，天出玄圭。天赐之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者，必佩以玄玉。”<sup>[3]376</sup>在东汉年间，玄圭已经成了将生圣王的祥瑞，可见相关神话一直是在发展丰富的过程中。

第二，流星贯昴而孕。大禹之母脩己见流星贯昴后，有感而生。这种说法在纬书中非常流行。据许慎《五经异义》：齐鲁韩《诗》《春秋公羊传》都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诗经·大雅·生民》孔疏引）<sup>[4]1063</sup>。因此，汉朝以后，尤其是在纬书中，圣君与圣人的出生神话通常都有感天而生的情节，多数是某种天象感应。如黄帝母附宝“见大霓绕北斗，枢星辉”而孕（《河图握矩记》）<sup>[3]1144</sup>。尧母庆都的生育同样是“天大雷电，有血流润丈石之中”（《春秋合诚图》）<sup>[3]764</sup>。少昊之母女节是“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朱宣”（《春秋元命苞》）<sup>[3]590</sup>。据宋均注，白帝朱宣就是少昊氏<sup>[3]590</sup>。颛顼母女枢，“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生颛顼”（《诗含神雾》）<sup>[3]462</sup>。舜母握登也是感大虹而生舜（《诗含神雾》）<sup>[3]462</sup>。也有的是梦蛟龙入怀。《论语纬·撰考》载：“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礼记·檀弓》孔疏引）<sup>[5]177</sup>《史记·高祖本纪》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

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sup>[6]341</sup>这是感天而生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在这些神话中，黑龙或者黑龙之精实际上是天帝的化身。《春秋演孔图》直接说徵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sup>[3]576</sup>。

正是在这种圣君感天而生的观念下，夏禹的出生有了流星贯昴的征象。《孝经钩命诀》云：“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sup>[3]1006</sup>《尚书帝命验》云：“禹，白帝精，以星感脩纪，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姁戎文禹。”<sup>[3]369</sup>《今本竹书纪年》除了感星之外，还有吞神珠这一情节：“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sup>[7]200</sup>

第三，大禹乃胁生，有的材料说是背生，有的材料说是胸生，不外乎是一种异于常态的出生方式。《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大禹乃剖胁而生：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孕，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sup>[8]101</sup>

《今本竹书纪年》则说是剖背而生：

脩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sup>[7]200</sup>

《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重新编纂的伪书。据王国维考证，此条实袭自《宋书·符瑞志》，而《宋书·符瑞志》的说法往往袭自纬书。《尚书中候考河命》说的就是：“脩己剖背，而生禹于石纽。”<sup>[3]431</sup>《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则说是“胸坼而生”：“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sup>[6]49</sup>《路史后记》卷十二的说法略有不同：

初，鲧纳有莘氏，曰志。是为脩己，年壮不字。获若后于石纽，服媚之，而遂孕。岁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屠豷而生禹于熨道之石纽乡，所谓剖儿坪者。<sup>[9]139</sup>

屠豷而生指的是剖产而生，没有说是胁生、背生或胸生。

夏族的姁姓来源于吞薏苡而生这种说法似

乎很有道理,但现在看来,战国时期尚没有这种说法,很可能是讖纬作者根据夏族族姓倒推编造的。吞薏苡而孕、感星象而孕都是后起的神话,战国中期的说法是禹的母亲在伊水游观时候怀孕的<sup>①</sup>,这样的怀孕方式称不上神异,真正神异的是禹的出生:画背而出、剖胁而生、胸坼而生和屠豷而生。

饶宗颐指出,“胁生”乃是世界性的神话情节,西方古代有三个著名的胁生神话:第一,Indra(见于《梨俱吠陀》经四·一八·一一二);第二,佛陀(见于大量佛经);第三,希腊日神(Apollon,见于Jean Humbert整理的荷马史诗对阿波罗的颂赞)。而在中国则有陆终氏的出生神话<sup>[10]259-277</sup>。《史记·楚世家》曰:“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人,坼剖而产焉。”<sup>②</sup>《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世本》曰:“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媧,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启其右胁,三人出焉。”<sup>[11]1712</sup>《大戴礼记·帝系》载:

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媧,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箴,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郟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半姓。<sup>[12]127-128</sup>

清华简《楚居》的公布,表明《世本》《帝系》《楚世家》的相关神话是有所本的。《楚居》篇叙及楚人的由来:

(穴)龠与妣(戩)生(倓)叔、(丽)季。丽不(行),溃自(胁)出,妣(戩)宾于天,巫并(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sup>[13]181</sup>

这是说穴龠与妣(戩)生了(倓)叔、(丽)季。(丽)季出生时难产,剖胁取出婴儿。妣(戩)去世后,巫医用楚草(也称荆草),缝合包裹妣(戩)遗体以作处理。她的后人至今称为楚人。由此我们知道,无论是背生、胁生、胸生,大致上都是对剖腹而产的神异化,性质是一样的。

楚族为颛顼之后。《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世本》《大戴礼·帝系》亦为此说。屈原在《离骚》中声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夏族之先祖也可追溯到颛顼。《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

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世本》《大戴礼·帝系》亦同。相似的族源神话,似乎也能说明夏族与楚族属于同一部落集团。大致来说,背生(胁生、胸生)是祖先出生神话中的神异情节之一,是对剖腹而产的神异化,大致上流行在奉颛顼为祖先的部落族群中。

汉朝以后,感天而生这一情节被反复运用于各种政治神话,但超长孕期、胁生(背生、膺生)与生而能言这些神话情节只见于宗教神话,主要见于老子神话中。托名葛玄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序》说老子:“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sup>[14]2</sup>《太平广记》卷一引《神仙传》载:

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sup>[15]1</sup>

《犹龙传·序》:

老氏姓李讳耳,字伯阳,谥曰聃。当商十八王阳甲之十七年,岁在庚申,其母昼寝,梦太阳化流珠入口,因吞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极太阳九九之数。母氏因逍遥于李下,由左腋而生。既生,皓首而能言,指李曰:此吾姓也。<sup>[16]1上</sup>

在以前,我们常常认为老子出生神话是受了佛陀出生的神话影响,现在看来,老子出生神话的一些基本情节比如超长孕期、剖胁而生、生而能言等,是中土固有的神话元素,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期。

## 二、吞卵而生——商族始祖出生神话的两种形态

在《诗经·商颂》中有两次提到商族始祖的出生。《长发》篇说:“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意思是说有娥氏的女儿长大了,天帝让她生下儿子,开创了商族。在《玄鸟》篇中提到天帝是如何让有娥氏的女儿生子的,其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后世的文献中,有关商族祖先诞生的神话有两种异文,这两种异文在细节上略有

差异。第一种异文主要见于先秦文献。《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问》则说：“简狄在台，譬何宜？玄鸟至贻，女何嘉？”在《楚辞》系统的相关神话中，有娥氏的女儿叫简狄，住在一个美玉砌就的高台上，有一只凤凰受了请托，让她吞下了蛋。上博简《子羔》篇则是如此记录的：

契之母，有娥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sup>[1]57</sup>

“央台”，马承源说即“瑶台”。“央”“瑶”声纽通转而假借<sup>[17]196</sup>。对此观点，白於蓝表示支持<sup>[18]</sup>。何琳仪认为当读为阳台<sup>[19]446</sup>。廖名春则认为当读为桑野<sup>[20]24</sup>，窃以为不妥。以上三种材料都说有娥氏之女简狄是在一个高台上吞下了玄鸟的卵。在《吕氏春秋·音初》篇中，此一故事记载得更详细：

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溢溢。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sup>[21]141-142</sup>

有娥君生了两个美丽的女儿，他造了一座九层的高台，叫她们住在上面；她们饮食的时候一定会敲鼓。这个消息惊动了上帝，上帝就派燕子去看她们。当这燕子飞到台上鸣叫时，两个女儿高兴极了，用白色的筐子覆盖住它。过了一会儿，打开筐子一看，燕子飞走了，却留着两个燕卵。她们唱了一曲，歌辞是“燕燕往飞”。这就是北方音乐的起源。

但这种说法在汉朝以后并不盛行。汉朝以后流行的神话，是说简狄与其姊妹在河边行浴的时候吞下了这个卵。《史记》卷三《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尝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sup>[6]91</sup>

《列女传·契母简狄》：

契母简狄者，有娥氏之长女也。当尧

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sup>[22]9</sup>

《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诗传》云：“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娣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sup>[6]505</sup>

纬书中的记载比较简略。《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尚书中候》云：“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娥简拾吞，生契封商。”<sup>[11]389</sup>《诗经·商颂·玄鸟》疏引《尚书中候契握》说：“玄鸟翔水遗卵，流，娥简吞之，生契，封商。”<sup>[4]1447</sup>《路史后记》九引《尚书中候》：“玄鸟翔水遗卵，娥简易拾吞，生契，封商。后萌水易。”注曰：“易疑浴。娥简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后人当天应嘉，乃以水易为汤。”<sup>[9]114</sup>

简狄怀孕是在水边行浴的结果，这就与禹母在伊水边游观而孕有相似之处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子羔》篇的说法，契也是有超长孕期（“娠三年”）、画膺而生（相当于拆胸而生），同样是生而能言（“生乃呼曰：‘钦！’”），但这些情节在后世并没有广泛流传，只有少数材料保留了剖背而生或剖胸而生的说法。《宋书·符瑞志上》云：“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禘，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玉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sup>[23]763</sup>《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帝王世纪》说：“简翟浴玄丘之水，燕遗卵，吞之，剖背生契。”<sup>[11]1711</sup>

事实上，声称本民族的祖先是吞卵而生的并不止商族，在秦族神话中，秦国的祖先大业也是其母亲女脩吞卵而生。《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sup>[6]173</sup>

徐国的祖先则是弃卵所化，《史记·赵世家正义》引《博物志》云：

徐君宫人娠，生卵，以为不祥，弃于水滨。孤独母有犬名鹤仓，衔所弃卵以归，覆煖之，遂成小儿，生偃王。故宫人闻之，更收养之。及长，袭为徐君。后鹤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鹤仓或名后仓也。<sup>[6]1780</sup>

《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

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sup>[2]</sup><sup>88</sup> 橐离即高丽。《魏书·高句丽传》对于此一神话的记录更为详细：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sup>[24]</sup><sup>2213</sup>

孙作云引《满洲实录》中的满洲开国传说，其云：

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在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sup>[25]</sup><sup>884</sup>

孙作云认为这一传说渊源于高句丽的开国传说，而高句丽传说则来源于殷民族。可以说明殷民族、高句丽与女真族同出一源<sup>[25]</sup><sup>870-887</sup>。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断有些简单化，并没有坚强的证据表明流行卵生神话的民族族源一定相同。现有材料只能表明他们同处于东部地区，具有相似的族源神话可能是地域相近从而容易流播的结果。这些氏族起源神话中都没有超长孕期、画膺而生、生而能言的情节，可见《子羔》篇中的相关情节应该是夏族的始祖诞生神话混杂进了商族神话。

### 三、荐芙而孕——周族始祖出生神话的新情节

《子羔》篇为周民族的起源神话也提供了新的细节，其云：

后稷之母，有郤氏之女也，游于串？咎之内，冬见芙，收而荐之，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尚使□是后稷之母也。<sup>[1]</sup>“串咎”，陈剑沿用马承源原释。马承源认为或可读为“串泽”<sup>[17]</sup><sup>197-198</sup>。张富海释为“玄咎”，并

认为“玄咎”当与纬书《春秋元命苞》中所提到的“闾宫”有关。《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春秋元命苞》云：“周本，姜嫄游闭宫，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作：“姜嫄游闾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后稷。”（《路史后记》卷九，《艺文类聚》卷八六与此略同）“玄”与“闾”都有幽深、神秘的意思。“咎”应该是一种建筑的名称。“玄咎”就是一种类似“闾宫”的建筑。“闾宫”见于《诗经·鲁颂·闾宫》。毛传、郑笺都认为是先妣姜嫄之庙，毛传又引孟仲子曰：“是祿宫也。”据此“玄咎”可能是祭郊祿之宫，所以姜嫄得履帝之足迹而娠后稷<sup>[26]</sup><sup>46-48</sup>。鲁瑞菁在此基础上说，“玄咎”即“玄宫”，咎、宫两字，声母同为见母，韵部一幽一冬，为阴阳对转<sup>[27]</sup>。廖名春则说“玄丘”应当读为“寰丘”。寰丘是郊祀之地，也就是祭祀高祿的地方<sup>[20]</sup><sup>28</sup>。以上诸位学者虽然在释读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认为简文所说是姜嫄是在祭祀高祿的地方怀的孕。与此不同的是，白於蓝认为“玄咎”当读为“玄丘”。他认为：纬书中的商族起源神话常常说是简狄与其姐妹游于玄丘而吞卵怀孕，此处说后稷之母游玄咎（玄丘）乃是受了商族起源神话的影响<sup>[18]</sup>。窃以为，白於蓝的释读简单而不迂曲。《子羔》篇中，确有三代神话情节混杂的情况出现。上文说过，说契娠三年而画于膺、生而能呼，是夏禹出生神话中的情节影响到了商族传说，因此，受简狄“游于玄丘”之影响而说姜嫄“游于玄咎之内”是完全有可能的。

《太平御览》卷八二二引《春秋元命苞》如此记载周族起源神话：

周先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扶桑，推种生，故稷好农。

注曰：神始行从道，道必有迹，而姜原履之，意感，遂生后稷于扶桑所出之野。长而推演种生之法，而好农，知为仓神所命也。<sup>[11]</sup><sup>3660</sup>

从上引材料及《子羔》篇的叙述来看，历代注者引《尔雅》将“履帝武敏歆”的“敏”读为“拇”，意谓大拇脚趾，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子羔》还是《史记》都没有踩着大拇脚趾这一说法。闻一多说“武敏”双声，乃连语，总谓足迹<sup>[28]</sup><sup>50</sup>。

洵为确论。

《子羔》篇增加的情节是“冬见芙，改而荐之”。研究者一直找不到“荐芙”和姜嫄感生之间的关系。廖名春认为“芙”当读为“蒿”，蒿即香蒿，也就是萧，而萧是祭祀时焚烧所用，为的是让香气直达上帝<sup>[20] 28-29</sup>。张富海引《说文》“芙，艸也。味苦，江南食以下气。”《尔雅·释草》“钩、芙”郭注：“大如拇指，中空，茎头有臺，似薊，初生可食。”此草可以食用，但大概是夏历四月的时候才长成。简文言“冬见芙”，是言其神异<sup>[26] 49</sup>。

《说文》与《尔雅》郭注中所说的都是苦芙，又称钩芙，今称鸡头，此种植物在楚地随处可见，即便冬天见之，也称不上神异。但是，“芙”除了苦芙之外，还有紫芙，紫芙即紫草。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八“紫草”条云：“一名紫丹，一名紫芙。”<sup>[29] 380</sup>古代医家通常用它来治疗痘疗恶疮之类皮肤病，但有的医家用它来保胎。宋人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卷二《众疾门》有“朱翰林白术煎”，此药治妇人胎前产后血气诸疾，并说：“胎前腹内疼并安胎，紫草煎酒下。”<sup>[30] 488</sup>同书卷十五“治妊娠小便不通，脐下妨闷，心神烦乱”是用“紫苑去苗为末，并花水调下，二钱”。注曰：“一方用紫草。”<sup>[30] 672</sup>可见紫草尚有治妊娠小便不通之功效。《证治准绳》卷八十一载有“秘传保婴丹”的配方，此方用十四味草药，第一味就是“真紫草”，这十四味药“各取细末和匀，另用紫草三两人水三碗，煎去查，熬成膏……”在“大朱砂”下又注云：“麻黄、紫草、荔枝壳煮过，就将其汤飞研取净末三钱，四味为佐。”<sup>[31] 289</sup>可见紫草是此方主药。笔者怀疑在上古时期，紫芙如同茱萸（车前子），被认为有宜子的功效。

《诗经·大雅·生民》《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都记载了“三弃三收”的神奇情节。通过祭祀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为什么要遗弃？对此问题的解释古今异说不下二十种，萧兵列举了“贱弃说”“遗腹说”“速孕说”“早产说”“晚生说”等十三种古代解释和“杀婴说”“轻男说”“杀长（首）子说”“宜弟说”“犯禁说”“触忌说”“不宁说”等七种现代解释<sup>[32] 218-247</sup>，可见众说纷纭。据马瑞辰解释，后稷的出生方式与众不同。《诗经·大

雅·生民》说：“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达”就是“牵”，也就是小羊。为什么说他的出生像小羊一样呢？一般人出生时都是胞衣先破，婴儿的手足开始伸展，所以出生时母亲很受难。但是羊出生时胞衣是不破的，堕地后由母亲破胎，所以出生相对来说容易。后稷生时大概也是藏于胞中，形体未露，就如同羊生子一样，所以说“如达”。“不坼不副”，说的就是胞衣不坼裂<sup>[33] 875-876</sup>。从诗中所述来看，后稷之一弃二弃均无哭声，直到第三次被弃时才哭出了第一声，这说明他在刚离母体时并不像一般婴儿那样习惯性的啼哭，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胞衣包裹。由此也可知道，后稷属于裹胎而生。正是出生方式的奇特，其母才会将其遗弃。如此说来，夏商周三族起源神话都涉及奇特而危险的出生，经历了危险的生产过程而依然能够健康顺利地成长，是三代始祖的共同经历。

相对于危险的出生，怀孕的过程可能就不像以往认识的那么神奇。无论是说简狄吞卵而生契，还是姜嫄履迹而生稷，以往都认为这表明这些民族始祖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据郭沫若等学者研究，这是母系社会意识观念的反映，商周的感生神话反映出殷契周稷时代正处于父系社会的初期，所以还遗存着母系社会的思想观念。这一观点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已产生，新中国成立后尤为盛行，似成定论。实际上，在母系社会（matrilineal family metronymy）即女性为主的世系承传，其配偶是相对固定的，并不会产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能够产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只有所谓群婚（promiscuity）时期，即一个原始群体内部生理成熟的男女之间不受限制的杂乱性交，才有可能产生。这种群婚的结果形成的是母权制（matriarchate），即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均处于统治地位。虽然巴霍芬（J.J.Bachofen）认定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们曾生活在无限制的乱交状态，然而，随着世界各地人类学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真正的群婚阶段和母权制度从未在任何社会中发生过，人类是否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个群婚的阶段是有很大的疑问的。林祥庚则从另

一个角度指出,无论是地下考古材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表明殷契周稷时代早已进入父系公社的晚期,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sup>[34]</sup>。

按照《子羔》篇的叙述,禹母是“观于伊”而娠,契之母是“游于央台之上”,稷母则是“游于串咎之内”而孕,都是在游观之后,多数还是在水边怀的孕。据孙作云研究,在上古社会,大致上从农历二月到三月初,常有会合男女、祭祀高禘、祓禊求子等一系列的活动。《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sup>[35]362-364</sup>而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也是祭祀高禘之日,“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sup>[36]473-475</sup>。“礼天子所御”意思是特别礼敬后妃中有身孕者,“带以弓鞬,授以弓矢”是为了祈求生男孩。祭祀高禘是为了求子。古人相信,不生子也是因为一种病气,为了解除这种病气或促进生育,他们便在祭祀高禘时,顺便到河里洗洗手、洗洗脚,或干脆跳到河里洗个澡。简狄姊妹的行浴,就是祓禊。《诗经》中的《桑中》《溱洧》等十五首恋歌都是这种风俗的反映。这些诗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恋爱+春天+水边<sup>[37]295-320</sup>。大禹出生时是否已经有了类似的习俗殊难判断,但乘着寒冰解冻、春暖花开的时节,男女游观约会,应该符合各个时代的人性。夏商之母都是在水边游观时怀的孕,而周族之母似乎是在祭祀高禘时怀的孕。考虑到当时那种自由混乱的性爱习俗,姑娘怀孕之后不知其父是完全可以得到平常却合理的解释,无需求之过深。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以往认为讖纬中的预言、灾异祥瑞及各种神话,都是汉朝以后人们的编造,但《子羔》篇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纬书中果然有后人出于各种目的的编造,但也有一部分说法其来有自,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因此,对于纬书文献的历史价值应该重新评价。

#### 注释

①廖名春认为“观于伊而得之”,“伊”应读为“禋”,意思是参加禋祀祭天后得子。见《〈子羔〉篇感生简文考

释》,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29-30页。窃以为不妥。

②《太平御览》卷三六一引《楚世家》作“坼疆而生焉”。

#### 参考文献

- [1]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J].文物,2003(5):57-59+64.
- [2]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王国维疏证.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方诗铭,王修龄辑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8]赵晔撰.周生春辑校.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9]罗泌.路史[M]//四部备要:第4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 [10]饶宗颐.中国古代“肋生”的传说[M]//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一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
- [11]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2]王聘珍解诂.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0.
- [14]河上公章句.宋刊老子道德经[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15]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6]贾善翔.犹龙传[M]//道藏:第十八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7]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8]白於蓝.释玄咎[J/OL].百度文库.(2019-01-25)[2022-01-07].<https://wenku.baidu.com/view/3286161950e79b89680203d8ce2f0066f4336421?bftype=new>.
- [19]何琳仪.第二批沪简选释[M]//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2004.
- [20]廖名春.《子羔》篇感生简文考释[M]//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

- 书店, 2004.
- [21]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22] 刘向撰. 张涛译注. 列女传译注[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 [23]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4]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5] 孙作云. 东北亚细亚民族诞生传说之研究[M]//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 下册.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26] 张富海. 上博简《子羔》篇“后稷之母”节考释[M]//朱渊清, 廖名春主编.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 2004.
- [27] 鲁瑞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子羔》感生神话内容析论: 兼论其与两汉经说的关系[J].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2006(1): 294-306.
- [28] 闻一多. 姜嫄履大人迹考[M]//闻一多全集: 第三册.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29] 唐慎微. 证类本草[M]//四库全书: 第74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30] 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M]//四库全书: 第74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31] 王肯堂. 证治准绳[M]//四库全书: 第770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32] 萧兵. 中国文化的精英: 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 [33]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4] 林祥庚. 殷契周弃时代社会性质再认识[J]. 历史研究, 1987(2): 47-63.
- [35] 郑玄注.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6] 郑玄注.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7] 孙作云. 诗经恋歌发微[M]//《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An Re-examination of Myths about Ancestors' Birth in the Dynasti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Wang Qing

**Abstract:** In the Wei Shu, the records about the myth of Great Yu's divine birth include some miraculous plots such as conceiving by swallowing job's tears or by seeing meteor passing by Pleiades. As for the birth of Great Yu, there are different records such as being born by the incision on the back, the rib, the chest, or even the body. All of them are actually a mystification of caesarean section. They were popular among the tribal groups who worshipped Zhuan Xu as their ancestor. The plot of getting pregnant by divine connection with the Heaven appears repeatedly in political mythologies, while the plot of being born through incision on the rib is inherited in religious mythologi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oviparous myths of the Shang people. One is getting pregnant by swallowing swallow's eggs on a high terrace, and the other is conceiving by swallowing eggs while taking a bath. Oviparous myths are prevalent among the eastern ethnic groups, but the plot of being born by incision on the back as recorded in the *Zigao* is not present there. This plot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trespass of the Xia myth. In *Zigao*, the ao sacrificed by Jiang Yuan should be *Zi'ao*, or arnebia. In the medical books of the Song dynasty, *Zi'ao* is efficacious of protecting the fetus. Therefore, we may speculate that *Zi'ao* was considered as a booster of fertility in the pre-Qin thought. In the origin myths of the dynasti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all the ancestors in the myth are pregnant after sightseeing or excursion. Therefore, the plot of divine birth is not necessarily a reflection of the customs of the matrilineal society, where people only know their mother but not their dad. Instead, this plot is a gloss-over of the custom of unscrupulous sex during the mid-spring.

**Key words:** *Zigao*; myths about ancestors' birth; Wei Shu

[责任编辑/周 舟]